



悲剧的重构: 足球场域中的原始思维

路云亭

摘要: 足球的构成元素包括了球、球场以及人, 足球赛事源自人的原始争斗基因。足球竞技充满了恶的精神, 但法系使之产生了一种大美的境界。足球中的悬念促使人们产生出一种博弈心理, 而博弈心理和悲剧心理有相通之处, 它突出表现出人类对于死亡的终极性情感。足球超越了奥运理念中的善性原则, 却缔造出一种更为丰满的人性化文化体系。

关键词: 现代悲剧; 主题重构; 足球; 原始思维; 博弈理念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8)05-0001-07
DOI: 10.12064/ssr.20180501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gedies: Primitive Thinking in the Field Domain of Football

LU Yunting

(The Center for Sports, Media and Cul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football include balls, football fields and people. Football game originated from human beings' primitive competitive genes. Football is a sport full of evil spirits, but its rules create a great beauty. The suspense in football games prompts people to produce a kind of game psychology, and this game psychology and tragedy psycholog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It highlights human beings' ultimate feeling toward death. Football transcends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n Olympic notions, and it creates a more well-rounded humanistic cultural system.

Key Words: modern tragedy; theme reconstruction; football; primitive thinking; game psychology

足球的主体性元素是球、球场和球员, 其中球员是主导者, 但其他的元素也值得重视。换言之, 足球的主体构架来自工业制品的球、空间性的竞技场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群居特性。足球的人本位的根源还在于人类自身的原始争斗基因。因此, 将足球看作是人类竞争基因的外在延续物并不为过。竞争是一种人性之恶, 而足球所折射的恶却在法系精神的制约下异化了, 并借以派生出一种理性化、审美化和娱乐化的元素。足球促使赛事双方的参与者在公共空间赤裸裸地展示出一种对抗性的姿态。足球竞技完全体现了古希腊的公平精神和古罗马的嗜血传统。现代足球虽然在嗜血性上已大为减弱, 但在象征性意义上仍然保有全真的征服性、对抗性、不屈性内蕴。然而, 足球中的英雄主义气质和屠戮主义内涵是并存的, 两者共同被现代体育的法系改造成了一种新型的演剧形态, 现代足球竞技也因此获得了带有崇高感的悲剧性效果。

1 足球是人类社会对抗性能量的强化形态

现代足球对古典戏剧的替代已成事实。且以 2014 年的巴西世界杯为例。2014 年的巴西世界杯就使很多人忘记了世界的绝对美好性, 激烈的宗教对立情绪促使拥戴不同球星和球队的观众产生了深刻的精神裂变, 但失败的一方只能陷入一种永久性的不幸境地, 他们只能在哀伤中舔舐自己的伤口, 而疗伤的器具则为一篇篇动人的文字、一只只破碎的酒杯、一汪汪无辜的泪水, 而其中的极端者则选择了生命的终结。巴西足球的拥趸在微博上发布感想: “在布拉特、格隆多纳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年代里, 在商业化与功利性足球已经渐渐迟钝了我们的感官、淹没了我们的热情的时候, 马拉多纳直言恰恰道破了越来越病态的足球和世界杯痼疾。这项运动正在远离激情与自由, 正在成为无数的场外因素干扰下的虚假‘梦剧场’, 伟大的梅西们在拖着疲惫的身体, 带着镣铐跳舞。这样的舞

收稿日期: 2018-09-12

作者简介: 路云亭, 男, 教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传播。E-mail: luyunting666@sina.com。

作者单位: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8。



蹈不会美丽。”^[1]铁杆的足球迷恋者不仅将足球当成了戏剧来理解,而且将足球看作了一种宗教。

足球还是一种释放社会压力的手段,媒体很喜欢使用舞蹈语汇来形容艺术足球:“梅西总是不会让人失望,决赛是他展示风采的最好的舞台,进球和助攻就是他的‘舞’器。”^[2]人们还在回味2014年巴西世界杯决赛时的梅西及其队友。“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当年的蓝找到了探戈的节奏,马拉多纳与布鲁查加,马拉多纳与卡尼吉亚,他们之间心领神会,一个眼神能让对手的防线轰然崩塌。而现在,梅西更多的时候孤独地陷身于对手的包围中,队友则在远处等着他把球传出来。阿奎罗曾经和梅西有过一次脚后跟配合,然后就受伤了;最能搅乱对手防线的迪马利亚也伤了——在最重要的比赛中,梅西找不到自己的舞伴。”^[3]舞蹈与足球的融合可以在媒体世界中产生的化学反应,并将足球的境界提升到一种纯艺术的高度。

有关足球和戏剧或表演学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在此语境下,人们几乎忘记了足球还是一种体育运动。即便在球星云集的巴萨,其中的队友也对梅西的超凡表演心存敬意。经典的比赛往往可以造就一种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还可以构筑一种典范性的仪式。

当所有的表演性语汇集中释放在镜像时代的场域空间后,足球竞技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这个时代的一种高尚的戏剧,它完整地完成了对戏剧原型的复制程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原型的概念对集体无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它指出了精神中各种确定形式的存在,这些形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普遍地存在着。在神话研究中它们被称为‘母题’;在原始人类心理学中,原型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概念相契合;在比较宗教学的领域里,休伯特与毛斯又将它们称为‘想象范畴’;阿道夫·巴斯蒂安在很早以前则称它们为‘原素’或‘原始思维’。”^[4]从演剧学的角度上看,现场或镜像中的球员更像是古典时代的主体演剧人员。仍以巴萨为例。巴萨的球员更容易为媒体关注,是因为他们的表演性更强,媒体也很乐意用观摩演艺对象一样的方法来描述巴萨众多球星的惊艳表演。“由于下周中还有与拜仁的欧冠大战,恩里克本场比赛对球队的首发阵容进行了轮换,哈维也得以首发出场。哈维本场比赛最为惊艳的表演发生在第60分钟,他在左路带球,连续穿裆过了对方两名球员,并将第三个防守人顺势甩开。对方无奈只能连拉带拽,但即便如此,哈维仍然牢牢地把皮球控制在了脚下。恍惚间,好像哈维不再是35岁,而是10多年前那个青葱的稚嫩少年,在场上毫无顾忌地策马扬鞭。”^[5]演艺冲动点燃了巴萨球员的战斗欲,它使得民众很容易地相

信巴萨的球员群体更像是一种超级球星,而人们对超级球星的表达敬意的方法则很难做到理性化,不少时候,常态化的民众眼中的球迷都是一些十分狂热的人。他们心理偏执且举止乖张。群体性的观球人聚集在一起,经常可以制造出一种不可预知的情境。狂热的球迷很可能是某种危境的缔造者。

不少足球文化论者对激情主义导致的激进主义乃至偏激主义的潮流感到了忧虑,极端的偏执主义者很容易制造出一种社会危机。“我们看见纳粹德国的盛大游行,许多人振臂高呼,伟大的日耳曼民族,伟大的德意志,希特勒万岁。德国的青年喊着爱国口号上前线充当杀人机器,喊着爱国的口号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塞进焚尸炉。‘文革’时,我们听了太多太多的爱国的口号,也看了太多太多的人间的惨剧,而许多有良知的人,在那样的时代,选择了沉默,甚至他们因为沉默而背上叛国的罪名。”^[6]足球如果仅仅停留在激情阶段,则极有可能构成一种新型的足球恐怖事件。“我们再看看这张照片吧,球迷胸口的血字‘杀’,有鲜血淋漓之感,极为醒目。他张着大口,露出两排清晰的牙齿,捏着拳头,表情扭曲。他痛恨谁?我不知道。我想,他痛恨的绝不是他身后的一群人,而是另一群人。一群人恨着另一群人。为什么痛恨?我不知道。我看他们也只不过是一些平民百姓,平日里为着柴米油盐而操心,到底是什么激发出他们的兽性?”^[7]足球之恶在高强度的竞争氛围中时常孵化出一种极端化的社会心理。无可否认,几乎每一场大型足球赛事都充斥着双方球员、球迷的强烈的对抗情绪。足球场域中的对立情绪还延伸到球场之外。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内马尔被哥伦比亚球员祖尼加膝盖撞裂了脊椎而告别本届世界杯,此事已成为足坛悲剧。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阿根廷对阵其他球队的身上。每逢阿根廷出阵,巴西足球观众总会给阿根廷的对手加油呐喊。阿根廷和巴西的这种世仇一直延续到2014年7月11日以后。“在赛场,记者也多次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两家之间的恩怨。阿根廷与瑞士的八分之一决赛原本与巴西无关,但在地铁出口处,却有几拨巴西球迷高举写着‘内马尔>梅西’的标语牌;半决赛阿根廷对荷兰,圣保罗竞技场内只要是身穿黄色球衣的巴西球迷,都选择与荷兰球迷结成联盟,一起嘲讽阿根廷人,引得‘不堪羞辱’的阿根廷球迷暴跳如雷,双方差点在看台上动起手来,以至于现场警察如临大敌。当然,每每碰到巴西人,阿根廷人也都会唱他们的歌:‘马拉多纳比贝利强多了。’现在他们又多了一件武器——举着‘1比7’的牌子四处招摇。”^[8]不仅如此,阿根廷巨星马拉多纳也参与了对巴西足球的嘲讽浪潮中。半决赛中阿根廷淘汰



荷兰后,“圣保罗的出租车司机巴尔德西在赛前告诉我,1比7是巴西人心头的第一刀,如果阿根廷淘汰了荷兰进入决赛,那将是残忍的第二刀。巴西人绝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国土上,阿根廷人比自己走得更远。”^[8]由此可见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世仇所能达到的深度。

阿根廷和巴西的对抗性集中体现在人们对待贝利和马拉多纳的态度上。莫瑞以道德为标准将贝利和马拉多纳描述成正邪两种极端典型。“马拉多纳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贫民区,但他有朝一日代表祖国踢球的梦想却并不难实现。在他还不满20岁时,便已用双脚成为世界明星,前呼后拥者无数。然而事实证明,富有和逢迎决非好事。而马拉多纳也没有从因吸毒而遭禁赛的教训中改过,他已变成一个十足的矮胖懒虫,不复当年超级体育明星的风范了。”^[9]在莫瑞的笔下,贝利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道德楷模,而马拉多纳则属于野兽派球员的类型。“贝利也是从贫民区里成长起来的足球天才,为世界各地的球迷所爱戴。贝利一生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毒品,拒绝为烟酒产品做广告。贝利是美国人民所熟知的足球运动员,这是不无原因的,因为几乎无人能够忘掉他在进球后,腾空跃起时脸上所流露出来的欢愉。与此相反,在美国世界杯赛上,阿根廷队对希腊队的比赛中,人们看到的是马拉多纳在进球后,像野兽般冲向摄像机的情景。”^[9]足球是对抗性游戏,足球永远都在寻找对抗者。在文化的创造性动机层面考量,足球和媒体、戏剧的功能很相似。且以戏剧与媒体为例,无论是原始戏剧还是现代媒体,都在尽量寻找一种对立性角色,并借以发出一种危机性或逍遥性信号。足球亦然,足球中所孕藏着深度的仇怨情结使得其竞技过程维护着其高昂的纯洁性,它将人性之恶诠释得更为丰满,而在性恶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恶之花则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亚洲足球界也一直存在着一种世仇现象。“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日本队与南韩队为争夺出线权而做最后一战,结果南韩队险胜日本队。此时日本球员所感到的绝望并非因为不能得到一笔个人财产,而是一个梦的破灭。”^[9]较诸阿根廷和巴西的比赛,东亚地区的足球赛事并非一种世界性新闻,但也充斥着对抗性传统,其主体集中体现在亚洲杯和亚冠联赛的赛事之中。且以亚冠赛事为例。2013年11月7日,首尔FC球员曾受到广州球迷的挑衅。2015亚冠决赛恒大两回合1比0击败阿联酋迪拜阿赫利之后,曾发生了盘外争议事件。由于历史因素作用,很多人认为中国足球队对胜利更为渴望,其实不然,与其说中国人更喜欢胜利,不如说他们更惧怕失败,因为有很多非足球的因素灌注

其中。中国在近代以来有不少军事失利的经历,因此,严重的创伤心理造就了一种相对孤僻、内向、自卑、多疑以及惧怕失败的集体心理,这种负面性的集体心理伴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成绩而时而严重,时而舒缓,却在总体的态势上并未彻底消亡,它很容易地将中国人置于一种高度混乱的心理境地。正因如此,依恋中国足球的人更喜欢寻找一些对立性的靶子,借以强化自己的胜利感,而中国足球队和韩国足球队以及日本足球队的对立态势就具有典型性,其对立的非理性程度可与巴西与阿根廷的对立之势相提并论。

2 足球体现出人类表演的极端性境遇

足球的观剧特性不仅来自高度的对抗性主题,还源自其动作体系。足球赛事中经常会出现优美的人体组合、令人惊叹的人体造型,这些元素对现场观众以及传播视觉信息的媒体来说很有价值,而大多数的视觉媒体也乐意对其作出传播,其中包括一些超越实情的报道,而所有超实情的传播又会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新的戏剧性。足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现代文化产物。泰德·理查兹认为足球是一项简单的游戏。“这个游戏伴随着精巧和敏捷、强度和速度、智慧、预见性和时髦,很少有人试图用狡诈和凶残的行为去阻止你进行游戏,这也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数以亿计的人将为此着迷。根据你的运气,成年人可能沮丧得哭泣或高兴得大哭。所有的陌生人将在失望中相互依靠,或者在胜利中欢呼雀跃,这都取决于你表现得怎么样。孩子们会根据你取名字。各行业的领军人物抵押他们的生活,就为了得到一件你的晚礼服。城市将停止,呼吸会停顿,仅仅为了跟随你英勇的表现。”^[10]足球的本性就是一种动态主义,其在反叛文本统治权方面的作用堪称巨大。为此,足球缔造出了很多属于视觉体系的镜像。泰德·理查兹对此尚有更为精确的阐释:“这就是我们知道的足球,足球的魅力不仅仅在点燃强有力的激情方面是显著的,而且更在于它能够超越人类的所有差异。社会、文化、经济、教育、民族、地区、部落,甚至性别——足球的魔力能够超越这一切。”^[10]足球文化有其自身的丰富性,足球融汇了人类的极限性情感,因而蕴含有非凡的能量,中国学者也意识到了足球的这种特性,并将其提高到了戏剧性的高度。“体育新闻越来越多地选取悲哀的泪水、愤怒的拳头和欢乐的尖叫等等富有感染性和戏剧性的声画效果,去努力营造娱乐化的传播。”^[11]出奇性、奇幻性、魔术性构成了足球的戏剧性本体。

从性恶论的角度看世界,反而更容易觉察到世



界自身的健康性。世界在原始动机的促动下充满了生机,而脱离了性恶论的世界则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更加令人厌恶的伪善世界。2014年8月27日澳大利亚的西悉尼流浪者队以客场净胜球的优势淘汰了广州恒大队,澳洲媒体揭示出了恒大球迷的违反体育道德的敌对行为。人性之恶固然是一种人的负能量,它会成为人类互相伤害的基点,但是,人类肉体的伤害未必充满了终极性的强度。较诸肉体的伤害,球员、球迷对于失利的感受更为强烈,而球队的失利属于一种心理伤害的原点。足球竞技由于掺入了大量的胜负观念,因此,伤害与疗伤就成为其基本主题。足球的非凡性正在赛场、媒体和观众的感官世界里反复彰显。足球赛事的精神伤害力和精神治疗力同样强大。一场比赛可以给几代人带来噩梦,同样也可以治疗几代人的精神伤痛。

从根本的意义上考量,足球仍是一种精神治疗性力量。换言之,作为人性在特殊场域中的极端性表述手段,足球所蕴含的医治精神创伤的能量堪称巨大。其实,足球原本是制造悲剧的渊藪,而恰是这种悲剧性,构建出一种精神医疗的机能。在表演治疗的范畴内,足球的功能十分显赫。足球是一种大众文化,它时常通过大众化的展示行为达到融入大众之目的。“不仅医生施治结合了足球,就是某些病态的人们也利用足球争取他人的同情。1989年初,一支同性恋者足球队在荷兰成立,球队共有40名球员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建队旨在提高同性恋者的自信心和消除那种反对同性恋者参与体育的观念。用创办人范·雷杰森的话来说:‘我们想与其他的男性球员比赛,同时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公正对待。’他们甚至还想正式向荷兰足协注册,但是否会被吸收还是个问题。这真是绿茵场上的一大奇闻。”^[12]足球观众是一群特殊的群体,本质上说是一群有特殊欲望或特别的精神医治需求的群体,他们看球仅仅是为了获得乐趣或治疗精神疾病。“弗洛伊德关于情结的理论同样明显地表现了他对传统的悲剧理论的借镜。在他看来,情结是‘一切神经病的核心’以及一切‘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点。”^[13]许多精神需求显得既世俗又老套,呈现出反复性、循环性和周期性。2014年巴西本土世界杯上巴西足球队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太想在曾经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即在马拉卡纳球场以胜利者的姿态洗涤64年前遭受的伤痛,但事与愿违,巴西人遭受到了更大的打击。巴西是足球王国,民众以足球为信仰,如此奇葩式的惨败,已然成为全体巴西人的心灵伤痛。利物浦传奇教练香克利曾说:“足球无关生死,但足

球高于生死。”^[14]巴西大多数人都认同这种观点。希望中蕴藏着失望,期待中包含了失败,一场1比7的大比分失败,很可能将会影响数代巴西人的精神世界。

疗伤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而疗伤的过程同样极为严酷,因为足球的悲剧效应越强烈,其对人的精神冲击力就越大,由此而带来的疗伤的副作用也就更大。尽管如此,难以计数的球迷仍旧希望进入足球的领地,领略由足球制造出来的无限风光,那些有机会获得治疗心理创伤的人已属十分幸运,而如果可通过参与足球赛事文化而彻底治愈心理创伤则更属幸事。但是,并非所有的心理伤痛都有治愈或治疗机会。换言之,有的心理创伤将永久存在,永无治愈之希望。仍以2014年世界杯半决赛巴西大败于德国为例。1比7的结果对于巴西球员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伤害,而因疗伤失败导致更大的伤痛在弱者的世界经常出现,因此,弱者对待失利的承受反而十分强大,这种现象在足球的第三世界国家更容易见到。巴西1比7大败的事件已经发生,而这件事情又真实地发生于号称在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巴西队身上,这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无可否认,竞技体育一直捍卫着丛林法则的绝对价值,优胜劣汰的规则在此得到了极高的尊崇,因此,竞技体育从未忘却昭示一种恶的精神,征服与屈服的主题永远是竞技体育的主旋律,它直接而赤裸,残忍而无情,而比如此内涵更要残酷的是对失利者心理的巨大折磨。人们在世界杯上可以不断地看到这样的例证。2014年7月11日的半决赛,巴西遭遇惨案,而阿根廷晋级。天翻地覆的境遇导致了两类球迷群体的盲动。巴西时间7月11日,巴西各大门户网站上出现一段视频,视频的主人公是马拉多纳,视频中的马拉多纳唱歌嘲笑巴西人1比7惨败给德国。马拉多纳也参与了对巴西人的嘲讽。

职业足球是一种充满了高度对抗性的竞技项目,尽管赛前有很多严明的规则将对抗的烈度降低,但竞争本身很容易强化人类的恶,并在当事者和参与者心中酿成一种恶性心态,这种恶的心态一直会扩展到所有的阶层。“不同形式的身体文化都具有其特定的文化特质。戏剧表演和舞蹈表演突出其艺术文化的特质,而竞技运动的表演在相互的直接和间接对抗中表现出明显的竞技文化的特质。竞技运动发展初期的文化特质倾向于游戏文化,表现出简单性、纯洁性和无功利性,竞技者在对抗的游戏中是为了证明自我的价值和潜能。”^[15]竞争是人性恶的象征,换言之,但凡竞争,都包含有兽性主义的元素,竞争之恶构筑了西方文化的核心。“古希腊人甚至将‘比赛精神’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战争是城邦的比赛,体育是体能的比赛,戏剧是歌舞的比赛,辩论是



语言的比赛,喝酒是吃喝的比赛……‘比赛精神’的实质是个体意识的增强,对各种可能性限度的探询,人不愿再受制于神,而是尝试用新的方式来把握生活、认识自身。当人尝试用新的方式来把握生活、认识自身,个体性凸显,艺术就具有了从仪式中分离的条件。”^[16]人类善于竞争的心理惯性彰显出足球超强的生命力,足球竞技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获得了极高的匹配度。现代化的足球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恶理念下的法系化足球。仍须阐明,足球的真正价值是人性之恶,而非人性之善。足球的恶的本性衍生出来异常美好的独创性镜像,而足球严明的法系则使它完全具备了现代性,足球也就此实现了现代化,纯真的人性恶和高尚的法系使得诸如足球这样的高强度的竞争游戏时常突破自我,足球使得人类的思维、情感与欲望时常达到一种超然的巅峰状态。毫无疑问,足球创造出了一种全人类的精神沸点效应。人们可以再度获得一种超越人性之恶的美的享受。质言之,足球可以完成一种大恶致美的伦理转化。足球之恶包容了人性之恶,也缔造了恶的升华能量,但并不意味着足球竞赛中所有的恶都会转移为一种善。足球自身之恶同样不同于观众的恶的心态,足球之恶来自一种对人性之恶的高度尊崇,足球由此更为自然而完整。足球因此可以获得自我拯救的功能,有了人性之恶作为基点,足球可以在任何一种空间中创造出一种恶性事件,而这种恶性事件又象征着人类的终极命运。决赛中德国战胜了阿根廷,现场最释怀的竟然是巴西人。巴西人憎恶阿根廷人,是因为阿根廷同样憎恶巴西人。仇怨循环构成了足球竞技的独特魅力,足球因为仇怨才蕴含下了奇特的美境。

3 足球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混成关系

世界足球的非理性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峰。“近年来暴力事件的起因更为复杂化,球迷滋事的动机已远非过去那样单纯。有的球迷因各自所拥戴球队的长期胜负纠葛,积怨已深,无论比赛的公正与否都要进行相互攻击,甚至在比赛尚未开始或尚未结束时打斗就已开始。198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海塞尔惨案中,英国利物浦队球迷与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球迷在欧洲冠军杯决赛中发生冲突。利物浦队球迷中相当一部分人带着酩酊醉意进场,在比赛开始前就气势凶猛地挥舞匕首、酒瓶、铁旗杆等物向意大利球迷发起进攻。意大利人也不示弱,于是足球场看台变成了肉搏的战场,最后以39人死亡,600多人受伤而结束。”^[12]海塞尔惨案虽然是一个看似相对孤立的足球个案,却在世界足球界留下了惨痛的

教训,并时常为后人记起。

足球并非一种丧失了戒律的天堂艺术,它在构建一种非天堂想象图景的同时也在呈现地狱一样的镜像。法国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在《残酷戏剧》中曾经记载过1720年4月底至5月撒丁岛上卡利加里小城的城志上记录下的瘟疫事件。撒丁岛总督圣雷米做梦梦见自己染上了瘟疫,自己的王国也遭到瘟疫的蹂躏。“做梦的时间恰恰在大圣安托万号轮船抵达马赛以前二十天左右,而该船抵达马赛与后来大量该城史料记载的瘟疫大爆发的日期也正是不期而合。”瘟疫制造出大片混乱,促使受害者的精神出现反常现象。“最后的生还者走向极端。一向听话的、品德高尚的儿子杀死父亲。禁欲者鸡奸邻人。淫荡者变得贞洁。守财奴大把地将金子往窗外扔。战斗英雄将他往日誓死保卫的城市放火烧掉。高雅者精心打扮,跑到尸体堆上散步。不会有惩罚,死亡就在眼前,这些想法都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些人会作出如此毫无意义的荒诞的行动,何况他们并不认为死亡是一了百了。又如何解释那些瘟疫病人在痊愈之后所突发的性爱狂热呢?他们并不逃跑,而是留在原地,向被压在乱尸堆中的垂死的女人或者甚至已死的女人发泄该受谴责的淫欲。”^[17]残酷戏剧和足球中的悲惨事件大体一致,折射出人类世界永远也难以解脱的灾难性的终极命运。阿尔托显然对残酷事件有更为敏锐的体验。“如果说只有巨大的灾难才能产生这种狂热的无偿行为的话,如果说这个灾难叫作瘟疫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探求这种无偿性对我们整体人格的意义。”^[17]足球中的悲惨事件大多带有偶然性,这便和残酷戏剧具有同样的属性。“1985年在海塞尔惨案后不久,英格兰成立了足球支持者协会,致力于为粗犷的球迷提供教育,并让普通的球迷在权力走廊中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丹麦发起一场称为‘和平球迷’的运动,旨在促使人们将足球正确地视为一种体育运动,而不是个人或民族主义者的发泄手段。足球运动员也开始表现出他们的社会良知,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些最佳的俱乐部在1992年10月专门拿出一天,来抗议足球运动的毒瘤:种族歧视。1993年,汉堡在发生了袭击土耳其移民的事件后,安排了一场圣保罗队同土耳其加拉塔萨雷队的比赛。一些俱乐部,特别是意大利的俱乐部,清楚地意识到足球流氓对本队的忠诚和比赛时所给予的支持,因而采取明智的举措,直接同他们对话,允许他们使用俱乐部的设备来制作条幅,并试图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开,不再专注于暴力和同对方球迷的对抗。”^[19]很难想象足球在脱离了人性恶的前提下仍然



会闪烁出迷人的光芒。足球的精华在于极乐,而极乐的前提则是死亡、残酷、虐待之类的极端性现象。足球的迷人之处一直隐藏在人类的原始本能的层面。

足球是恶之花。换言之,人性之恶早已成为足球中可以表达的内涵,足球的精华也恰好体现在其公然宣称的恶的精神。现代媒介同样充满了竞争元素,现代媒介由此也成为恶的化身,现代媒体对竞技文化中的恶性元素的强化更是司空见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以表达自由思想为主旨的新闻性网站无一不以猎奇、色情、暴力为主料,由此可见媒体自身的恶本位的性质。雅斯贝斯认为:“提高体育运动的乐趣的另一个因素,也许是在目睹同观看者自己命运无关的人经历危险与毁灭时所具有的快乐,这种快乐在古罗马时代无疑是吸引群众观看角斗士竞技的原因。群众的残忍也以类似的方式表现在对侦探小说的喜爱上,表现在对罪犯受审报道的热烈兴趣上,表现在对于荒谬、原始以及隐晦的偏爱上。”^[18]体育不仅可以宣导恶的情绪,还可以升华人的精神,而升华恶的情绪的主要手段便是戏剧性处置。竞技体育都充满了一定的戏剧性,而足球赛事的规模浩大,其戏剧性具有更多的大众化的元素,而其对人的精神穿透力也更为强大。足球的戏剧性经常出现在类似咸鱼翻身、灰姑娘故事、丑小鸭变白天鹅等母题中。强烈的虚幻性、异常的悬念感以及激烈的对抗效应使得足球成为体现新时代神话精神的极佳替代品。足球竞技自身就充满了奇幻般的惊悚效果。2007年欧锦赛预选赛阶段就出现过一段堪称惊奇异常的赛事戏剧。英格兰在以色列击败俄罗斯后才有可能获得出线权,让很多人人为足球发祥地的球队感到异常的震惊。媒体对此的解读充满了戏剧性。“生活从来比戏剧更戏剧、比浓缩更浓缩。一个人靠救命稻草上了岸却转眼又淹死在马蹄坑里?有人敢这么写吗?那真是‘写胆包天’了。但这样一个更大的奇迹真的又发生了,英格兰队温布利主场又输给了已经出线、无心恋战的克罗地亚队,大难不死的英格兰队转眼间淹死在浅坑里,而已沉入水底的俄罗斯队起死回生。”^[19]不仅如此,媒体还将属于世界级球队的英格兰队看作是这场戏中的原始主角,但戏剧性场面终于出现,赛事的风头最终被克罗地亚人抢走。“这场戏剧里的角色和情节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希丁克曾是主角,但最后一幕中他早就成了配角。以色列队主场击败俄罗斯时他甚至是罪人,从来都是欧洲足球鱼腩的以色列人成了惊天动地的主角。3天后的主角是麦克拉伦、贝克汉姆、克劳奇、卡森,麦克拉伦和卡森成了千古罪人,万人迷小贝和竹竿克劳奇成了‘常使英雄泪

满襟’的悲剧人物,还有一直被人忽视的克罗地亚人,一下子也万众瞩目。欧锦赛是冷门、奇迹的温床,但那么多奇迹全发生在一个小组里、全发生在一个队身上、反复发生在一个队身上,这场足球场上的真实戏剧太震撼人心了。”^[19]英格兰的出局还让人想到了经典的悲剧故事,而高贵者的沦丧使得人们很难接受眼前的事实。在悬念性的逼迫下,如世界杯之类的大型足球赛事往往对媒体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

胡伊青加认为:“游戏愈具竞赛的特征,就愈紧张激烈。在赌博和竞技中,这种紧张激烈达到极点。尽管这种游戏超出了善恶的领域,但就其是对游戏者机敏的一种考验而言,紧张的因素也能赋予游戏者某种伦理价值,他的勇气、耐力、应变能力以及最后绝非不重要的一点:他的精神力量——他的‘光明正大’(Fairness);这是因为,尽管他急切希望获胜,但却恪守游戏的规则。”^[20]科普类书籍对赌博的阐释充满了世俗性:“‘赌博’是一种不良行为,而‘赌博罪’则是一种犯罪行为,两者是不同的。”^[21]其实,中国的体育博彩更为流行。“足球赌博为那些没钱赌马的人提供了一种负担得起的赌博形式。赌球输钱的话也不会危及家庭预算。20世纪30年代期间,赌球已十分流行,甚至关心赌球的人是真正关心足球比赛的人的16倍半。一种能够赢得一笔小财的方式是,在一系列选定比赛中,猜对3场平局,4场客场胜利或10场主场胜利。钱数多少要看当天人们猜中多少而定,因为奖金是在猜中的人中平分的。如果猜对8场平局的话,奖金就更多了。而如果想赢得比这还高的奖金的话,就要‘积便士点数’,即预测24场球赛的结果,猜对一个平局积3点,猜对一场客场胜利积2点,猜对主场胜利则积1点。点数积分最高的人确实可以大发一笔。在猜测失误较少的时候,资金要在多人之间平分,但往往是只有一个赢家。在有没人赢的时候,此时奖金就要放到下次的赌注当中去了。在一些国家中,发财梦要靠彩票上的幸运号码来实现,而在英国则是靠赢得足球对局的点数赌博。”^[21]赌球在许多国家是合法的,属于自然游戏行为。“哈尔达克上台后,决心将联赛从这种危险的财政状态中解救出来。为达此目的,他着手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成的田地里收获金蛋。20世纪50年代的赌球业已成为该国第七大行业,拥有10万雇员。哈尔达克通过法律程序,成功地从赌球业中获取一定收入。1959年5月13日的法庭宣判,各赌球公司要将总收入的0.5%支付给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赛,每年最少要交纳24500英镑。不过这个最低数字形同虚设,因为联赛从这一财源所获得的收入一年多于一年。事实上



后来发现,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也在使用英国联赛制定的赛程表。”^[9]赌球是足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假如你在赌这场球,并把所有钱都押在一方,狂热而聚精会神地观看比赛,你不禁会担心对方的球员将球抢断。”^[22]汉斯对赌博心理有所描述:“此刻,你会感受到本队球员那充满激情的目光。就在他的目光与你的感受‘相撞’的短暂一刹那,整个世界的运转仿佛又恢复了原样。这时,你又能够喘口气——深呼吸,深得胸口都会感到一丝疼痛。这么漂亮的传球稍纵即逝,不会重演。当你亲眼目睹这珍贵的一幕时,不仅会感到轻松、自豪,而且还会感到自信。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当时整个体育场欢声雷动:你和在场的五万观众一同欢呼,这欢呼声此起彼伏,如同滚滚巨浪使你深陷其中,感受它的震撼力。”^[22]汉斯显然将观球当成了观剧,由此可见足球自身的戏剧性。足球已然经历了百余年的演进程序,足球的巨大生命力来自其对恶本位价值的高度尊崇层面。足球自身是一种纷繁复杂的文化巨箱,其中蕴涵有人性的诸多秘诀,足球释放出来的仅仅是其本然性的元素,却因此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由此可见,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并非偶然。它自身的完善性揭示出一种宇宙的自然性。足球由此而得到了一种自我拯救的密码。

4 结语

体育项目中有的复杂而繁琐,有的简单而直白。前者如体操、乒乓球、花样游泳,后者如足球、拳击、田径。总体而言,在大型群体性竞技项目中,足球是最为简明而直白的,由此赢得了天下人心。足球总是如此,它纯血而简单、直接和丰满,并最终缔造出一种复合化的动作体系。足球并未维系善性主义的奥运理念,它选择了另外一条更有风险的道路,足球捍卫了人性恶的绝对价值。较奥运会的诸多项目,职业足球充满了更为鲜明的强悍感,而这种强悍感带有类先民的兽性主义情态,它并未使人类变得面目可憎,反倒使得人类更加可敬可爱,充满了世俗的乐趣与宗教的贯穿力。至少在体育的领域,足球超越了以奥运体育项目为主体的所有竞争形态,其简单而直白的悬念感、强直而纯色的悲剧性、无可抵抗的博弈诱力,都是其核心价值之所系。

参考文献:

[1] 铁杆米兰.老马为何质疑梅西的进球?[EB/OL].2014-07-15,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7580102uxfp.html.

- [2] 伊雷克森.梅西一年5场决赛5球1助攻他如科比一样有颗超大大心脏[EB/OL].2009-12-22,http://sports.sina.com.cn/g/2009-12-22/07354756824.shtml.
- [3] 何山.不是梅西不卓越 而是时代不同了[N].南方日报,2014-07-15.
- [4] [瑞士]卡尔·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94.
- [5] Echo.重返20岁!巴萨大佬连过3人太美 这一幕看哭[EB/OL].2015-05-10,http://sports.sina.com.cn/g/laliga/2015-05-10/05007602454.shtml.
- [6] 申维.足球,又一造神运动[J].书屋,2002(6):49,48-50.
- [7] 新民晚报.阿根廷人担心巴西人喝倒彩 两国球迷火药味浓[N].新民晚报,2014-07-11.
- [8] 李晶,姜山.阿根廷点球杀进决赛堪比巴西人心头残忍的第二刀[N].成都商报,2014-07-11.
- [9] [英]比尔·莫瑞世界足球史话[M].郑世涛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268,268-269,257,251,120,163.
- [10] [美]泰德·理查兹编.足球与哲学:美丽的运动,激情的思辨[M].雷国樑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3,4.
- [11] 马希敏.大众传媒构建的“拟态”体育环境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09:83.
- [12] 肖进勇,游海燕.辉煌的世界第一运动:足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296,302-303.
- [13] [美]埃克伯特·法斯.悲剧与心理学.引自[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等.悲剧:秋天的神话[M].程朝翔,傅正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163.
- [14] 腾讯体育.巴西溃败后该如何疗伤[EB/OL].2014-07-09,http://2014.qq.com/subjects/stand/35.htm.
- [15] 方千华.竞技运动表演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54.
- [16] 汪晓云.人类学视野中的戏剧与体育[J].戏剧艺术,2016(4):15.
- [17] [法]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M].桂裕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18-19,19.
- [18]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2.
- [19] 周继明.中国体育报:生活比戏剧更戏剧[EB/OL].2007-11-23,http://sports.sina.com.cn/r/2007-11-23/10053313076.shtml.
- [20] [荷兰]胡伊青加.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M].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13-14.
- [21] 边涛,吴玉红主编.创造性思维[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124.
- [22] [美]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特.体育之美:为人类的身体喝彩[M].丛明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2.

(责任编辑:晏慧)